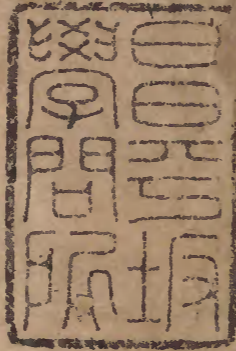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百十四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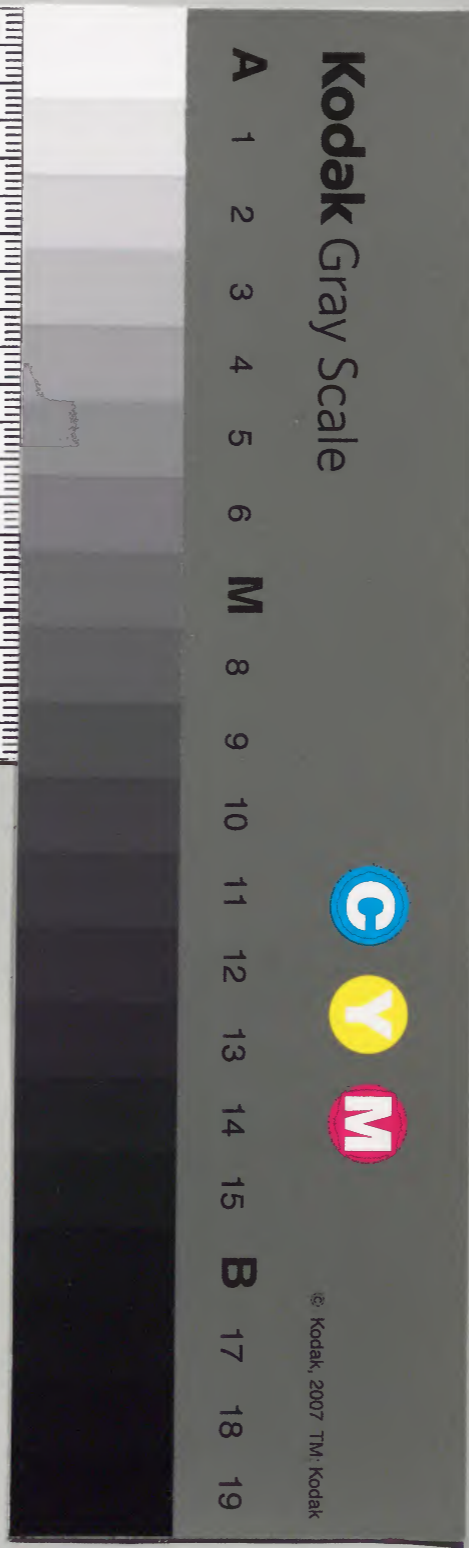


朱子  
十一  
一至  
訓門  
二至六

		五	漢
		二	書
		九	門
三	五	七	
〇	〇		
冊	架	函	類

五	漢
二	書
九	門
〇	
冊	架
函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26)
函號	298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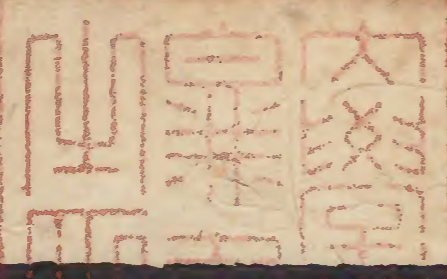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四計一十三

朱子十一

訓門人二

先生問看甚文字曰看論語看得論語如何曰自看論語後覺  
 得做工夫緊不似每常悠悠曰做甚工夫曰只是存養曰自  
 見住不得時便是某怕人說我要做這箇事見飯便喫見路  
 便行只管說我要做這箇事何益文蔚又言近來覺有一進  
 處畏不義見不義事不敢做曰甚好但亦要識得義與不義  
 若不曾賭當得是顛前錯後依舊是胡做又曰須看大學聖  
 賢所言皆是自家元有此理但人不肯着意看若稍自着意  
 便自見得却不是自家無此理他鑿空撰來以下訓  
 問私意竊發隨即鉅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  
 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



子融才卿是許多文字看過今更以一編所謂溫故再述一編  
又須較見得分曉如人有多田地須自照管曾耕得不曾耕  
得若有荒廢處須用耕墾子融曰每自思之今亦不可謂不  
知但知之未至不可謂不誠但其誠未至不可謂不行但行之未  
至若得這三者皆至便是了得此事曰須有一箇至底道理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曰他却是有用處今  
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  
實無所用每日閑慢時多如欲理會道理會不得便掉過  
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既是來這一門鑽不  
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  
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却只是一般今頭頭處處鑽不透便休了  
如此則無說矣有理會不得處須是皇皇汲汲然既有理會  
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寶珠失了不著緊尋如何會得  
謂文尉曰公却是見得一箇物事只是不光彩一日呈所送崇

南序觀畢曰前日說公不光彩且如這般文字亦不光彩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莊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  
亦說九容以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  
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义手鞠躬曰忘  
了先生曰為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  
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  
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友仁

次日相見先生偶脚氣發因蘇宜义欲歸先生蹙然曰觀其之  
疾如此非义於世間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  
兩人傳續此道荷公門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  
此苦口都無一分相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  
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  
及後說有門諸弟子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  
嚴于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

於身如針之割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却  
再問其李先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唯不知針之割身  
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  
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為  
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  
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門無一日心在上面莫  
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  
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了更  
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踈先生意甚不樂憫  
陳才卿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好處  
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  
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  
曉得而大不曉得這箇便是大病此句厲某也只說得到此  
要公自去會得久之又曰大凡物事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

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  
梅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箇字誰人  
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嘆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  
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  
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叫喚自然不  
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  
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  
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  
興諸詩至此至節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  
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  
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  
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  
那水中方看得出通書不說格物致知工夫先生甚訝之後  
數日文蔚始有漸悟今他錄却將文蔚別語頭合作一段記者誤矣

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固好  
然大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徃徃急迫道理不只在一邊  
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訓閣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  
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闔中文須須察  
寬緩中又須謹敬訓方

又問如孟子言勿忘勿助長却簡易而今要細碎做去怕不能  
貫通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長處自是言養氣誠取孟子說處  
子細看便見大凡為學最切要處在吾身心其次便是做事  
此是的實緊切處學者須是把聖人之言來窮究見得身心  
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箇道理在若太路然聖人  
之言便是一箇引路底

季公晦問忠恕曰初讀書時且從易處看待得熟後難者自易  
理會如捉賊先擒盡弱者則賊魁自在這裏不容脫也且看

論語前面所說分曉處盡卿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  
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  
聖賢言語為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  
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  
相授受復以欺人其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  
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只畫  
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  
九疇此外更有甚詫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  
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年覺得渠只怕此  
事有難者其終曉渠意不得賀下訓

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  
不過習為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  
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

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說要去做師然未及後師之時也須先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瞭切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

今潰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于你身已甚事你身已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仁父味道却是別立得一箇志趨却正下工夫却易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

固是不成箇道理若一向感密下稍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入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入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淡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

問看大學覺得未透心也尚麓在曰這麓便是細只是恁地看熟了自通透公徃前在陳君舉處如何看文字曰也只就事上理會將古人所說來商量須教可行曰怕恁地不得古人見成法度不用於今自是如今有用不得處然不可將古人底折合來就如如今為可用之計如鄭康成所說井田固是難得千里平地如此方正可疆理溝洫之類但古人意思必是如此方得不應零零碎碎做得成古人事事先去理會大處正處到不得已處方有變通今却先要去理會變通之說

問初學心下恐空閑未得試驗之平日常常看書否則便思索

義理其他邪妄不見來才心下稍空閑便思量別所在去這當奈何曰才要閑便不閑才要靜便不靜其向來正如此可將明道答橫渠書看因舉其間非外是內之說

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交游中便是有非自家須分別得且不須誦言這莫是只說尋常泛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閑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曾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為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匹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端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

如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閑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為自家身已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已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廣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語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些子着身已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為別人全不為自家身已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工夫這正是為己為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已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這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慙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

然是空如今拽轉亦快如船遭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便定着無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着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又如說足容重須着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着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

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纔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頗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糊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謂賀孫也只是莫巧公鄉間有時文之習易得巧問往前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來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上一截數數蒙提警此意是如何曰已前也說了只是夾雜說如大學中亦自說但覺得近日諸公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漸不着身已

嘗見陸子靜說且恁地依傍看思之此語說得好公看文字亦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着教熟待自家意思與他意思相似自



通曉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過都會通曉若不恁地只是且就曉得處依傍看如公讀論語還常文義曉得了未若文義未曉得又且去看某家如此說某家如彼說少間都攪得一場沒理會丑和靖只是依傍伊川許多說話只是他也沒變化然是守得定

辭先生同黃敬之歸鄉赴舉先生曰仙里士人在外孰不經營偽牒二公獨逕還鄉試殊強人意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為仙鄉陳蔡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為尤甚天下大抵皆為公鄉里一變笑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瘦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又讀回也三月不違仁一段曰工夫既能向裏只要常提省此心才在這裏外面許多病痛自然不見

問管仲之器小哉處說及王伯之所以異先生曰公看文字好立議論是先以己意看他却不以聖賢言語來澆灌胃次中這些子不好自後只要白看乃好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親切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偏傍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後尋索以為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故爾切宜戒之

先生問云子善別後做甚工夫時舉云自去年書院看孟子至告子歸後雖日在憂患中然夜間亦須看一二章至今春看了却看中庸見讀程易此讀書工夫如此若裏面工夫尚多間斷未接續成片段將如之何先生曰書所以維持此心若

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若能時時讀書則此心庶可無  
間斷矣因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  
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  
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去未遠故亦  
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做了七八分却摺  
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措亡也

早拜朔先生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  
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意兼是為學須是已分上做  
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  
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  
上功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是日間時舉看詩外別看何書  
時舉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大凡為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  
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  
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

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  
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  
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  
只是學其言語蓋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  
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  
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  
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  
使不着此說其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虛認了  
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  
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云  
云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  
裏討他  
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  
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  
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

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  
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  
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  
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  
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  
為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  
日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  
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  
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  
上撐舡相似但覺辛苦不能鄉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  
添便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  
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  
所為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人只管道某不合引  
也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某如何不與他說他

凡所說底話今世俗人往往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  
精明然所為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  
一時明敏隨處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會用功只  
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功夫欠乃是行上全  
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時舉云惟其不見於  
行是以知不能實時舉嘗謂知與行互相發明之說誠不可  
易之論先生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  
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先生又謂時舉曰  
朋友相處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告時舉應喏先生曰然小  
過只曉曉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痼  
不容易說要知只盡公之誠意耳又云本領上欠了工夫外  
面都是閑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  
本上發出如人折這一枝花只是這花根本上物事

問父侍師席今將告違氣質偏蔽不能自知尚望賜以一言使

終身知所佩服曰凡前此所講論者不過如此亦別無他說但於大本上用力凡讀書窮理須要看得親切某少年曾有一番專看親切處其他器數都未暇考此雖未為是却與今之學者汎然讀過者似亦不同

丙午四月五日見先生坐定問從何來某云自丹陽來問仙鄉莫有人講學某說鄉里多理會文辭之學問公如何用心某說叔放心慕顏子克己氣象游判院教某常叔放心常察志與助長曰固是前輩然曾講說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為傳註理會史學便流為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怕差錯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某說先妣不幸某憂痛無所措身因讀西銘見說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說得是遂自此棄科舉某十年願見先生緣家事為累今家事盡付妻子於世務絕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先生說公已得操心之要問公常讀何書答云看伊川易傳

語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錄先生說話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其間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畢竟如何用心某說仰慕顏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克己之日某即察私心欲去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則忘才着意又助長覺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恁地先生問君十年用功莫須有見處某謝資質愚鈍未有見處望先生教誨先生云也只是這道理先輩都說了問仙鄉莫然有人講學某說鄉里多從事文詞先生說早來說底學經書者多流為傳注學史者多流為功利不則流入釋老某即說游判院說釋氏亦格物亦有知識但所見不精先生說近學佛者又生出許多知解各立知見又却都不如它佛元來說得直截問都下曾見誰某說只見游判院薛象先略曾見先生說聞說薛象先甚好只是不相識曾有何說某說薛太博教某居仁由義仁者人之安宅義者人之正路別有何說某

與比

說薛太博論顏子克己之目舉伊川四箴其又說薛太博說  
近多時不聞人說這話謂其學問實頭但不須與人說退之  
言不可公傳道之在孟子已私淑諸人先生云却如此孟  
子說君子之教者五上四者皆親教誨之如私淑艾乃不曾  
親見私傳此道自治亦猶我教之一等如私淑諸人乃孟子  
說我未得為孔子徒也但私傳孔子之道淑諸人又說與同  
座二客如賓君說話比公別池無作此不用心於外晚見先  
生同坐廖教授于晦敬之先生說向來人見尹和靖云諸公  
理會得箇學字否只是學做箇人人也難做如堯舜方是做  
得箇人某說天地人謂之三極人才有些物欲害處便不與  
天地流通如何得相似誠為難事先生曰是問鎮江耿守如  
何某說民間安土樂業云見說好只是不相識先生說與康  
子晦適問文卿說明道語學者要鞭辟近裏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是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然  
却與天地同體其次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明得盡時渣  
滓已自化了莊敬持養未能與已合以下訓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  
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  
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某說敬莫只是  
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鍛熬  
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  
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  
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文卿病  
在貪多欲速

公看道理失之太寬譬如小物而用大籠罩終有轉動又如一物上下四旁皆有所添引如此則必不精矣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覷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蠶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某說克伐怨欲此四事自察得却絕少昨日又思量剛字先聖所取甚重曰吾未見剛者某驗之於身亦庶幾焉且如有邪正二人欲某曲言之雖死不可先生曰不要恁地說惟天性剛強之人不為物欲所屈如克伐怨欲亦不要去尋來勝他如此則胸中隨後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只是虛心看物來便知是與非事事物物皆有箇透徹無隔礙方是才一事不透便做病且如公說不信陰陽家說亦只孟浪不信夜來說神仙事不能得了當究竟知否某對未知的當請問先生曰伊川曾說地美神靈女子孫感如不為五者合

之陰陽家却不知惟近世呂伯恭不信然亦是橫說伊川言方為至當古人卜其宅兆是有吉凶方卜譬如草木理會根源則知千條萬葉上各有箇道理事事物物各有一線相通源是曉得敬夫說無神仙也不消得便有也有甚奇異彼此無相干又管他什麼却須要理會是與非且如說閑話多亦是病尋不是處去勝他亦是病便將來做克伐怨欲看了一切掃除若此心湛然常如明鏡物來便見方是如公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着歡喜則甚如漢高祖得關中若見寶貨婦女喜後便往則敗事矣又如既取得項羽只管喜後不去經畫天下亦敗事正如過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功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源深沉方有得夜來所說是終身規模不可便要使便有安頓先生問如何理會致知格物從周曰涵養主一使心地虛明物

來當自知未然之理曰恁地則兩截了

先生問竇云尋常看敬字如何曰心主於一而無有他適先生曰只是常要提撕今曾次湛然分明若只塊然獨坐守着箇敬却又昏了須是常提撕事至物來便曉然判別得箇是非去竇云每常曾次湛然清明時覺得可悅曰自是有可悅之理只是敬好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有箇敬便有箇不敬常如此戒懼方不睹不聞未有私欲之際已是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動又却謹獨如此即私意不能為吾害矣德明竇問讀大學章句或問雖大義明白然不似聽先生之教親切曰既曉得此意思須持守相稱方有益誠敬二字是涵養底工夫竇自言夢想顛倒先生曰竟與鬼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因自言數日病只管夢解書向在官所只管夢為人判狀竇曰此猶是日中做底事曰只日中做底事亦不合形於夢德明

朱子 卷一百一十五 六十一 五版

朱子十二

○訓門人三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漆雕開是合下見得大了然但見大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病大槩說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救趙既渡沈缸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以下訓人傑

先生問別後工夫曰謹守教誨不敢失墜舊來於先生之說猶

不能無疑自昨到五夫後乃知先生之道斷然不可易近者中庸見得道理只從下面做起愈下愈實先生曰道理只是如此但今人須要說一般深妙直以為不可曉處方是道長轉相承只將一箇理會不得底物事互相欺謾如主管假會子相似如二程說經義直是平常多與舊說相似但意味不同伊川曰予年十七八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蓋只是這箇物事愈說愈明愈看愈精非別有箇要妙不容言者也近見湖南學者非復欽夫之舊當來若到彼中須與整理一番恨不能遂此意耳

看人傑論語疑義云正淳之病多要與衆說相反譬如一柄扇千衆人說這一面正淳便說那一面以詰之及衆人說那一面正淳却說這一面以詰之舊見欽夫解論語多有如此處某嘗語之云如此是別為一書與論語相詰難也

先生問人傑學者多入於禪何也人傑答以彼蓋取吾儒窮格

工夫所以要趨捷徑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吾儒自有此等工夫然未有不操而存者今釋子謂我有箇道理能不操而存故學者靡然後之蓋為主一工夫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所以不能當抵他釋氏之說也人傑因曰人傑之所見却不徒言乃直得所謂操而存者曰畢竟有欠闕人傑曰工夫欠闕則有之然此心則未嘗不存也曰正淳只管來爭便是源頭有欠闕反覆教誨數十言人傑曰荷先生教誨然說人傑不着曰正淳自主張以為道理只如此然以某觀之有得者自然精明不昧正淳更且靜坐思之能知所以欠闕則斯有進笑因言程門諸公如游揚者見道不甚分明所以說着做工夫處都不緊切須是操存之際常看得在這裏則愈益精明矣次日見先生曰昨日聞教誨方知實有欠闕先生曰聖人之心如一泓止水遇應事時但見箇影子所以發必中節若自心黑籠籠地則應事安能中節



靜時見此理動時亦當見此理若靜時能見動時却見不得恰似不曾

若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能究其精微乎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則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使其心無所喜好雖適意亦視為當然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學問亦無箇一起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正淳曰連日侍先生教自做工夫至要約貫通處似已詳盡先生曰只欠做番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為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其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為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醒醒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跪曲拳塊然在此而後為敬又曰今人將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

三曰人之心或為人激觸或為利欲所誘初時克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過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為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爾四曰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為對是豈與人欲同體乎曰五峯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嶽麓書院記只使同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蓋嘗曰凡人

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粹然天地之心即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辨天理便是性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了五曰遺書云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未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去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大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為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為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為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

在人有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高切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况夫復之為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

天地之心為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無暗曖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加，有若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無，遂以為天下不可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七曰：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為如何？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

為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說。八問邵康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後姑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溫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川稱歎東見錄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而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對問，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其嘗欲注此語於遺事之下，欽夫苦不許，細思無有出是說者。因問向

問對

得此書而或者以為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  
康節不能著也以下訓

末

請問為學之要曰公所條者便是須於日用間下工只恁說歸  
虛空不濟事溫清定省這四事亦須實行方得只指摘一二  
事亦豈能盡若一言可盡則聖人言語豈止一事聖人言語  
明白載之書者不過孝弟忠信其實精粗本本祇是一理聖  
人言致知格物亦豈特一二而已如此則便是德孤致推致  
也格到也亦須一一推到那裏方得又曰如人君止於仁姑  
息也是仁須當求其所以為仁為臣止於敬擊毆曲拳也是  
敬亦當求其所以為敬且如公自浦城來崇安亦須徧歷崇  
安境界方是到崇安人皆有是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  
未曾推去爾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  
事亦不過是愛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  
子昂曰敢問推之之說曰且如孝只是從愛上推去凡所以

愛父母者無不盡其至不然則曾子問孝至末梢却問子從  
父之令可以為孝乎蓋父母有過已所當諍諍之亦是愛之  
所推不成道我愛父母姑從其令

問向見先生教童輩卿於心上着工夫數日來專一靜坐澄治  
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  
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  
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為存耶

大率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復如  
仲思早來所說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無酬酢然  
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  
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陰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  
祇是靜坐向日蜚卿有書亦說如此某答之云見有事自那  
裏過却不理會却只要如此如何是實下工夫

大凡人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有一箇長進

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象舊來在某處朋友及今見之多茫然無進學底意思皆恁放蕩了道夫曰心不存雖讀萬卷亦何所用曰若能讀書就中却有商量只他連這箇也無所以無進處道夫曰以此見得孟子求放心之說緊要曰如程子所說敬字亦緊要也

問尋常操存處覺纔着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太把做事了曰自然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麼地位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着着力去求便蹉過了今若說操存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着力這物事本自在但自家略加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問處鄉鄰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先生曰謂飛脚與首夫曰某笑曰公輩欲理會義理好着緊

用工早商量得定將來自求之未必不得然早商量得定老好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着脊梁骨

道夫問劉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為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曰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某昨日之言不曾與說得盡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畏雖居於市井人等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故今者復來曰得他恁地也好或然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又曰讀書須是專一不可支蔓且如讀孟子其間引援詩書處甚多今雖欲檢本文但也只須看此一段便依舊自看本來章句庶幾此心純一道夫曰此殊特為讀書之方抑亦存心養性之要法也

問向者以書言仁雖蒙賜書有進教之意然仁道至大而道夫

所見只以存心為要恐於此當更有恢廣功夫曰也且只得  
恁做去父之自見頃之復曰這功夫忙不得只常將上來思  
量自能有見橫渠云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  
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先生問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箇明日復將來温  
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  
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復說這一  
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問敬而不能安樂者何也曰只是未熟在如飢而食喫得多則  
須飽矣

問道夫在門下雖數年覺得病痛尚多曰自家病痛他人如何  
知得盡今但見得義理稍不安便勇決改之而已父之復曰  
看來用心專一讀書子細則自然會長進病痛自然消除  
於今為學之道更無他去且能然讀書思父自有見處尊所

聞行所知則父自有至處若海。獨本。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  
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  
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  
放下或因曠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  
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  
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  
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  
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  
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  
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  
多屈曲又曰其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  
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  
之功却當以敬為本

為學之道在諸公自去着力且如這裏有百千條路都茅塞在裏須自去揀一條大底行如仲思昨所問數條第一條涵養致知力行這便是為學之要讀讀書要須耐煩努力翻了巢穴譬如煎藥初煎時須猛着火待滾了却退着以慢火養之讀書亦須如此頃之復謂驤曰觀令弟却自耐煩讀書

慤實有志而又才敏者可與為學道夫曰苟慤實有志則剛健有力如此雖愚必明矣何患不敏曰要之也是慤地但慤實有志者於今實難得驤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于臨漳問前此從誰學寓答自少只在鄉里從學先生曰此事本無曉崎只讀聖賢書精心細求當自得之今人以為此事如何秘密不與人說何用如此問者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言山海經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費多待用心力去求是

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國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畧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為力寓舉子宜宗兄云人最怕拘迫易得小成且言聖賢規模如此其大曰未好說聖賢但隨人資質亦多能成就如伯夷高潔不害為聖人之清若做不徹亦不失為謹厚之士難為徇虛名訓寓下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今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

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  
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問程  
子言未有致知而不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  
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  
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好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問思慮難  
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其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  
閑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  
慮是無閑思慮也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  
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寓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  
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其看文字看到六  
十一歲方略見得道理恁地賀孫問今老矣看得做甚  
使得學其不濟事公宜及早向前

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  
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  
熟看待浹洽則悅矣先生因說寓讀書看義理須是開豁曾  
次令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効才責効便  
見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結聚一餅子不散須是胸  
中寬闊始得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  
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  
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撥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  
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着存養收拾此心  
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  
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曰人須  
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  
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着事物來應接去也不難便  
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





日在朝恐要從頭拆洗決裂做事故說此曰固是若論來如今事體合從頭拆洗合有決裂做處自是定着如此只是自家不曾當這地位自是要做不得若只管懼了到合說處都莫說賀孫

居父如僧家禮懺今日禮多少拜說懺甚罪過明日又禮多少拜又說懺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浙中朋友只管說某今日又如此明日又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須掀翻做教是當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穩便明日須進前去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只說不好豈不可笑賀孫

示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出前卷子云曰議論也平正兩日來反覆為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重來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

放心慄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又曰近來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都是作文時文來發越粲然可觀謂堯卿浙間士夫又却好就道理上壁角頭着工夫如某人輩好精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云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渾厚却

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  
則資質雖厚却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  
好底難得此間却有一兩箇朋友理會得好如公資質如此  
何不可為只為源頭處用工較少而今須喫緊着意做取丑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  
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為學頗得蹊徑  
次第又曰顏子與聖人不爭多便是聖人地位但顏子是水  
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已平風恬浪靜時又曰為學  
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  
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  
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  
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  
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為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  
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

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  
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贍則運動未得  
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  
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着酸底便知是酸  
底喫着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語多不能盡記姑述其大要  
者如此出訓洪慶。怪錄云。石子餘將告歸。先生將子餘問曰。痛處只是淺耳。淺故覺主枯燥不恁條達。是源頭處。元不曾裏持之以久。自然有問得看文字。自然通徹。遇事已矣。操則不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知其約之。使反復入身。末下。卒而上。云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這箇道理。上用功。放心。不是難。收拾。別處去。一割眼間。即便不見。這箇道理。又在面前。不是難。收拾。用工夫。鑽絲上。語存得。令要下。工夫。且獨觀。自覺。無許多。壘。取文字。來看。便見。有味。道理。且透。遇事。則迎。刃而解。無許多。病痛。然此等。語不。欲對。諸公。說。且教。他自用。工夫。撞來。撞去。自然。撞着。公。既年。高。若。不。如此。下。工夫。恐。悠悠。歲月。竟無。所得。又云。某。少年。為。孝。十。六。歲。便。好。理。孝。十。七。歲。便。有。如。今。孝。好。處。又。熟。讀。得。趣。覺。見。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

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自是洒落

先生謂徐容父曰為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技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道容問學問之端緒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訓下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眾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則度其用則為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問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解發則惡之類出來有二義禮智故有則復之類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只是揮扇底只是不得背着他節問曰只順他曰只是循理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問欲求大本以摠括天下萬事曰江西便有這箇議論須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陸子靜要盡掃去從簡易其嘗說且如做飯也須趁柴理會米無道理合下便要簡易

以其觀之做箇聖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今夜痛說一頓有利根者當下便悟只是箇無星之秤耳

將與人看不得公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雖無極而大極然只是眼

前道理若有箇高妙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信聖人首先犯者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又見明道先生為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於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問篤行允蹈皆是作為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為一曰為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又問顏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顏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為後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為異端

問事事當理則必不能容能容則必不能事事當理曰容只是寬平不狹如這箇人當殺則殺之是理合當殺非是自家不容也

不曾說教胡亂思說謹思

問節昔以觀書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較寬平急迫又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自入不得先生應

問觀書或曉其意而不曉字義如從容字或曰橫出為從寬容為容如何曰這箇見不得莫要管他橫出包容只理會言意節初到一二日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不思量後只管去問人有甚了期向來某人自欽夫處來錄得一冊將來看問他時他說道那時陳君舉將伊川易傳在看檢兩版又問一版檢兩版又問一版欽夫他又率略只管為他說據某看來自當不答大抵問人必說道古人之說如此某看來是如此未知是與不是不然便說道據某看來不如此古人又如此說是如何不去思量只管問人恰如到人家見有椅子去問他道你安頓這椅子是如何

問精神叔歛便昏是如何曰也不妨又曰昏畢竟是慢如臨君  
父淵崖必不如此又曰若倦且瞌睡些時無害問非是讀書  
過當倦後如此是纔叔歛來稍久便困曰便是精神短後如  
此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六共計一十七版

朱子十三

訓門人四

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着又便錯了不  
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着力若  
是易為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以下訓義剛

問打坐也是工夫否曰也有不要打坐底如果若之屬他最說  
打坐不是又問而今學者去打坐後坐得瞌睡時心下也大  
故定曰瞌睡時却不好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  
悔時或經義所為因事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比  
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  
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  
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遂

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  
淳錄云既知悔便住了莫要如此做只管悔之又悔作甚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這道理則  
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  
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  
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  
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  
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它也有不特甲有  
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  
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  
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  
形無伏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已理會此等事又自會得

問說亦難問章云云先生不應又說與點章云云先生又不應

文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漆雕開與曾點而今  
且莫要理會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  
便是而今只去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思仁在其中矣須是步步理會坐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  
如齊便須要常常如齊而今却只管去理會那流行底不知  
是箇甚麼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隨科隨坎皆是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為便  
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下思  
萬量若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  
密了及事纔過又便猛省着有欠缺處纔如此思着則便被  
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  
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  
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

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又問格物工夫至為浩大如義剛氣昏也不解泛然格得欲且將書細讀就上面研究義理如何曰書上也便有面前道理在義剛又言古人為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來易入於道義剛日前只是習作舉業好書皆不曾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將小學等書理會從洒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後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

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得十分走作了

義剛啓曰半年得持洒掃曲家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為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子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

持一作侍

先生曰一述平日之非與所以去之之力求陶鑄及所以為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奈何也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為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為未曰且將論語大學共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待教半年仰蒙提誨自正月間看論語覺得略知入頭處先生所以教人只要逐章逐句理會不要揀擇故遵明訓但此番歸去恐未便得再到侍下如語孟中設有大疑則無可問處今欲於此數月揀大頭段來請教不知可否曰好

先生問晏淵平日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并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看曰公數千里來見某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會身已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之事到理會得天下事於身已上却



不曾處置得所以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又言  
劉德脩向時章疏中說道學字用錯了先生因論德脩向時  
之事不合將許多條法與壽皇看暴露了被小人知之却做  
了脚手其以為大率若小人勢弱時節只用那虛聲便可恐  
得他去若小人勢盛時節便不可如此暴露被他先做脚手  
雖然德脩亦自好當時朝廷大故震動訓  
曼亞夫將上趙子直黃文叔二書呈先生先生曰公有志於當  
世亦自好但若要後自家身上做將來須是捨其所已學後  
其所未學恪

先生語曼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味他  
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地時病痛自去義理自明大  
抵靜方可看義理佐

是靜方可為學謂亞夫曰公既歸可且杜門潛心數年方好  
山神錄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味他

甲寅八月三日蓋卿以書見先生于長沙郡齋請隨講生過晚  
聽講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或問向蒙見教讀書頁要涵泳  
須要浹洽因看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  
是涵泳工夫否曰某為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  
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  
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士友曰先  
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不用  
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  
說話便是難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  
說此是隨語生解文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  
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  
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  
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以下訓  
蓋卿因言致知格物工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始得其宜若工

夫未到雖於應事接物之際未盡合宜亦只得隨時為應事接物之計也曰固是如此若學力未到時成不去應事接物且如某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箇道理今在路途道理又別人若學力未到其於應事接物之間且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言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相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蓋卿稟辭且乞贈言先生曰逐日所相與言者宜着工夫不用重說曰尚得為遠謁函文之計曰人事不可預期歸日宜一面着實做工夫

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說古人學問只是為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為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

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趨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趨便受飢餓今人事無小大皆老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處着雖三龜七龜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坐間有言及傳子困者曰人雖見得他偏見得他不是此邊却未有肯着力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為他所謾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一般說話雖是說禪却能鞭逼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一溺其說便把做件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或又云近世學者多躡等曰亦更不及等人訓謙

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程文曰此是

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究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為學讀書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單過不加子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質亦不同有愛趨高者亦有好務詳者雖皆有得然詳者終是看得溥博淡冷又言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其說得詳如何不略說使人自致思

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邊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意味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似他門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為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為或做作些小氣象或事治一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其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己甚甚不

滿於長沙士友胡季隨特地來一見却只要相問不知何故  
南軒許文與諸公商量到如今只如此是不切已之過

廖兄請曰其遠來求教獲聽先生雅言至論退而涵泳發省甚  
多旅中只看得先生大學章句或問一過所以誨人者至夫  
為學入德之方無以加此敢不加心明日欲別誨席更乞一  
言之賜曰他無說只是自下工夫便有益此事元不用許多  
安排等待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人只怕有悠悠之患廖

復對曰學者之病多在悠悠極荷提策曰見得分曉便當下  
工夫時難得而易失不可只恁地過了蓋卿

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自脩云適值先生去  
國匆匆不及款承教誨曰自家莫匆匆便了訓自

問平日工夫泳對理會時文先生曰時文中亦自有工夫請讀  
何書曰看大學以下  
說大學首章不當意先生說公讀書如騎馬不會鞭策得馬行

撐舟不會使得船動

讀大學畢次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錄先生曰書讀到無可看

處恰好看

先生與泳說看文字罷常且靜坐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

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以下訓

先生謂夔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會立  
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  
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

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解說過先  
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說夔孫請再看  
底文字索近思錄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

不得遂云無極而大極而今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  
事在那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

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大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衮衮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個倒；一個上，一個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底。動靜所謂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

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與西銘都相貫穿，只是一箇物事。如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大極也，大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而今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斂藏，便恁枯瘁。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生，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那個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而今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所以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

百十六  
智無非是此箇物事繼之者善便似日日裝添模樣成之者性便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與造化都不相關相似到得成之者性就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之者善譬如穀既有箇穀子裏面便有米米又會生出來如果子皮裏便有核核裏便有仁那仁又會發出來人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便自成一箇性了便自會長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管如此仁者謂之仁便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謂之智便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生大極通書便只是來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易有大極這一箇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六箇十六個便生三十二個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

於利害之途耳少頃又舉誠幾德一章說云誠無為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曾犯手執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又舉第三大本達道章說云未發時便是那靜已發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便是有箇體在裏了如這桌子未用時已有這桌子在了一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一起一倒無有窮盡善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為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為若其靜而或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昏了動而或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夔孫問云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却不會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方始盡方始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着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籠踈略只是說成之

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陳仲蔚因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阜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個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理智便直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知留在後

面少間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那事合恁地這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應當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出頭露面來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這裏略略動這三箇便都在子細看來亦好則劇又舉即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内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好

林子武初到時先生問義剛云在何處安下曰未曾移入堂長房曰它便是有思量底蘇子容押花字常要在下面後有一人官在其上却挨得他花字向上面去他遂終身悔其初無思量不合押花字在下及包顯道等來遂命子武作堂長後竟不改義剛

問承先生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者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訓本

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是時節公初從何人講學曰少時從劉蘄州問學曰見蘄州如何曰蘄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曰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曰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寬緩不是斬釘截鐵真不可疑可問彼此只做一場話說休了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某已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人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汎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為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實氣若只悠悠心地去可惜今後原是截下

看晚年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有是不放過也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笑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得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燦以為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慶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人大抵秀而能文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然今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礙公進取時如何曰此是自家身上事進取何足議曰可便選入精舍祖道以下訓



先生謂祖道曰讀書且去鑽研求索及反覆認得時且家頭去做久久須有功效吾友看文字忒快了却不沉潛見得他子細意思莫要一領他大意便去搏摸此最害事且熟讀就他注解為他說一番說得行時却又為他精思久久自落窠臼略知瞥見便立見解終不是實恐他時無把捉虛費心力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昔用心是為己為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為人資稟純厚者須要就上面做工夫問如何曰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闕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

一日拜別先生曰歸去各做工夫他時相見却好商量也某所解論孟和訓詁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咀嚼過此

且歸子細

曾兄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今釋老能立箇門戶恁地亦是它從旁窺得近似他所謂敬時亦却是能敬更有笠影之喻其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荏苒便是如此其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訓下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是遇事之時，便與克己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裏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每日做工夫處，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謝天所謂常醒，是也。然這主一，更有攸如工夫。

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

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問色容莊持之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問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支耳目，更無安頓處。曰：然古入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道理極是細膩，公問心都籠大入那細底不得。

公而今只是說他人短長，都不自反。已看如公適間說學者來，此不講誦蚤來，莫去是理會甚事。自初來至去，是有何所得？聽得某說話，有何警發？每日靠甚麼做本，從那裏做去？公却會說得箇頭勢如此大，及至末梢，又却只是檢點他人某事。某事元未有緊要，那人亦如何服公說？且去理會自己身心，煞有事在。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

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為英雄之學，務為跡地豪傑，全不點檢身心。其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門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面骨隨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摸象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粘，所以乾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得何益？未論讀古人書，且如讀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也。好處在裏面，如何得也？好處亦須今我風

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以為好者，有之矣。好者亦未必以為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見人道好，他也道好，及至問着他那裏是好處，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讀熟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粘，濟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如向者呂子約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錄得一冊來，盡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閔睢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說得箇后妃之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閔閔睢鳩葛覃之覃兮，已下更不說着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麼，怕恭大事記亦是如此，盡是編

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門讀書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害意

問鳶飛魚躍南軒云鳶飛魚躍天地之中庸也曰只看公如此說便是不曾理會得了莫依傍他底說只問取自家是真實見得不曾自家信是信得箇甚麼這箇道理精粗小大上下四方一齊要着到四邊合圍起理會莫令有些子走透少間去理會少間便偏枯了尋捉那物事不得若是如此悠悠只從一路去攻擊他而又不曾着力何益於事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便是覺得意思都不曾痛切每日看文字只是輕輕地拂過寸進尺退都不曾依傍築碁着那物事來此間說時旋紐捏湊合說得些小才過了又便忘了或他日被入問起又逐旋

痛相以因言持敬如書所云若如人負一箇大痛念念在此

日夜求所以去之之術理會這一件物湏是徹頭徹尾全文記得始是如此末是如此中間是如此如此謂之是如此謂之非湏是理會教透徹照些子疑滯方得若只是如此輕輕拂過是濟甚事如兩軍廝殺兩邊播起鼓了只得拚命進前有死無二方有箇生路更不容放慢若才放慢被他殺了交仁初參拜畢出疑問一冊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所疑者先生畧顧之謂交仁曰公今湏是逐一些子細理會始得不可如此鹵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曉者故問然其他不問者恐亦未必是豈能便與聖賢之意合湏是理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以下訓

問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曰此是大率言物各有所止之處且如公其心雖止得其迹則未在心迹湏令為一方豈有孝聖人之道服非法之服享非禮之祀者程先生謂文中子言

心迹之判便是亂說者此也友仁曰舍此則無資身之策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豈有為人而憂此者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曾孝禪矣曰惟惟學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自說法華經至要處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未能博孝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工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又顧同舍曰德元却於此理見得彷彿惜乎不曾多讀得書却謂友仁曰更須痛下工夫讀書始得公今所看大學或問格物致知傳程子所說許多說話都一一記得方有可思索玩味

張問先生論語或問甚好如何不肯刊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盡多孝者愈不將故事了只看得集注盡得公是盡記得

集注說話否非惟集注恐正文亦記不全此皆是不曾子細用工夫且如邵康節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燼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有年公問曾如此否論語且莫說別處只如說仁處這裏是如此說那裏是如此說還會合得否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速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為己任章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能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前日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文之自然有得

拜辭先生曰公識性明精力短每日文字不可多看又記性鈍

但用工不輟自有長進矣

因誨郭兄云讀書者當將此身葬在此書中行住坐臥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若但欲來人面前說得去不求自熟如此濟得甚事須是着起精神字字與他看過不惟念得正文注字要自家暗地以俗語解得方是如今自家精神都不曾與書相入念本文注字猶記不得如何曉得同。

讀書須立下硬寨定要通得這一書方看第二書若此書既曉未得我寧死也不看那个如此立志方成工夫郭德此言記書不得曰公不可欲速且讀一小段若今日讀不得明日又讀明日讀不得後日又讀須被自家讀得若只記得字義訓釋或其中有一兩字漏落便是那腔子不曾填得滿如一箇物事欠了尖角處相似少間自家做出文字便也有所文關不礙文理音見卷八及或至文字常不成文理便是如此也

心中也知得要如此說只是字義有所欠闕下得不是這箇便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患是他心有所蔽故如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學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一殿了却方說上大字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云云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才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因善仲舒康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韻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康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疎畧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又曰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過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

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個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  
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  
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  
年何患不進個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十七

朱子十四

訓門人五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間或又有看得不好處文蔚  
因說正思小學字訓直卿云此等文字亦難做如中只說得無  
倚之中不曾說得無過不及之中曰便是此等文字難做如  
仁只說得偏言之仁不曾說得包四者之仁至都姑論  
先生聞程正思死哭之哀賀孫  
有程正思一學生來謁坐定慶類云正思可惜有骨助有志操  
若看道理也粗此子在自備

問功夫節目次第曰尋常與學者說做工夫甚遲鈍但積累得  
多自有貫通處且如論孟須從頭看以正文為正却看諸家  
說狀得正文之意如何且自平易處作功夫觸類有得則於  
難處自見得意思如養氣之說豈可驟然理會候玩味得七

篇了漸覺得意思如一件木頭須先剝削平易處至難處一  
削可除也今不先治平易處而徒用力於其所難所以未有  
得而先自困也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曰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  
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  
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  
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

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

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

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

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

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

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

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

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

在人亘萬古而不泯選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

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

零星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本

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

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又之不復萌動矣若

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

鬪敵繼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

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

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

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

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書楛亡又曰

恁



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着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畧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習次烹治煖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為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踈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

面言資益為多又問與周茂元同師所論何事曰周宰去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麓踈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着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為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問中庸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以理之實而言也不誠無物以此心不實而言也謂此心不存則見於行事雖不悖理亦為不實正謂此欤曰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

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  
憤憤何事於操存也。其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  
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  
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  
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  
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是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  
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

舜弼以書來問仁及以仁義禮智與性分形而上下先生答書  
畧曰所謂仁之德即程子殺種之說愛之理也愛乃仁之已  
發仁乃愛之未發若於此認得方可說與天地萬物同體不  
然恐無交涉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形而上者不可分為二  
也因云舜弼為學自來不切已體認却只是尋得三兩字來  
撐拄亦只說得箇皮殼子苗

美方子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散緩  
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以所  
問凡入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  
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  
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  
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  
能便如此也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  
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  
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又云近有一孝者來欲說皇極某  
今他說看都不相近只做一個大中字說了便更無可說處  
不知自孔子孟以後千數百年間讀書底更不子細把聖人言  
語畧思量看是如何且人一日間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

少計較都不會畧畧回心轉意去看把聖賢思量不知是在  
天地間做甚麼也謂擡

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前面沒了必大曰  
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  
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

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必下訓  
拜遠先生曰所當講者亦畧備矣更宜愛惜光陰以副願望又  
曰別後正好自做工夫積積下一旦相見庶可奉出商量勝

如旋來理會

必大初見曰必大日來讀大孝之書見得與已分上益親切字  
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隳括  
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能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  
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蔽不能頓革當以漸銷錄之  
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為善去惡之際固已為之繫累不

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  
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  
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著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  
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身  
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  
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  
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  
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某一生與人說話多矣會看文字曉解明快者却是吳伯豐才  
望此人有所成就忽去年報其死可惜可惜若稍優之年其  
進未可量也伯豐有才氣為學精苦守官治事皆有方法問  
吳伯豐好箇人近日死了可惜頗留意也展托得開江西如萬  
正淳亦純實只是昏鈍與他說都會不得因問展托得開向  
來明道有此語莫是擴充得去否曰適說吳伯豐只是據他

才也展托得行渠與沈是親近日力要收拾它更不為屈可取德明

問嘗讀何書曰讀語孟曰如今看一件書須是着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功夫不得力訓帶

議論中譬如常有一條線子纏縛所以不索性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見得便自一言半句斷當分明

先生問苗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伯豐曰政欲請教先易後詩可否曰既嘗讀詩不若先易後詩苗曰亦欲看詩曰觀

詩易

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破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

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某觀諸儒之說唯上蔡云詩在識六義体面却諷味以得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所不及所謂以意逸志者遙如迎待之意若未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于酒食之義後人讀詩便要去捉將志來以至束縛之呂氏詩記有一條收數說者却不定云此說非詩本意然自有人安頓用得他處今一槩存之正如一多可底人來底都是如所謂要識人情之正夫詩可以觀者正謂其間有得有失有黑有白若都是正却無可觀今不若且置小序于後熟讀正文如收得一詩其間說香說白說寒時開雖無題目其為梅花詩必矣每日看一經外大率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都是連長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

百十七  
六  
編年雖是小事其初却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曾着精神只管看向後去却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攷所以易記安看一代正史訖却去看通鑑亦須作綱目隨其大事創記某年有某事之類准春秋經文書之温公亦有本朝大事記附稽古錄後

先生問營及二友俱嘗看易傳看得如何是好何處是緊要看得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當等各對訖先生曰如此只是鶻盧提看元不曾實得其味此書自是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及人情物理方看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及處事变患難處皆未嘗當着可知讀時無味蓋他說得闊遠未有底事預包在此奈者須先讀詩書他經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其屢問讀易傳人性

往皆無所得可見此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着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摠及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摠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鑽子骨才提起便總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下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蓋自孔子作傳時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詞不同伊川之說又與經文不相着讀者須是文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作孔子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意思看况易中所言事物已是譬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伊川又別發明出義理來今須先得經文本意了則看程傳便不至如門扇無臼轉動不得亦是一箇大底骨次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火抵程傳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過處不比他處有抑

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人多喜看正以其說有過處啟發得人看者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者未易看也。入錄

淳冬至以書及自警詩為贄見翌日入郡齋問工夫大要曰李固在乎讀書而亦不專在乎讀書公詩甚好可見亦曾用工夫然以何為要有要則三十五章可以一貫若皆以為要又成許多頭緒便如東西南北禦寇一般曰晚生妄意未知折衷惟先生教之先生問平日如何用工夫曰只就已上用工夫已上如何用工夫曰只日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然則緊要着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淳思未答先生縷縷言曰凡看道理須要窮个根原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

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多見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論義理便偏執已見自立一般門戶移轉不得又大可慮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後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決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

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  
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  
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  
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  
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  
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快活此便是顏子  
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真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  
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以

訓導錄  
作五段

問日用間今且如何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究根原來處  
直要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為要

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  
執只此二事而已淳本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  
是齊頭故方能互相發程子曰函養須用敬達孝則在致知

下項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加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  
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  
得而知不得因問淳資質懦弱行意常緩於知克己不嚴進  
道不勇不審何以能嚴能勇曰大綱亦只是適間所說於那  
根原來處真能透徹這箇自都了

問靜坐觀書則義理浹洽到幹事後看義理又生如何曰只是  
未熟

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  
性萬理完具摠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別成許多萬  
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做曰固是如此又須看  
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  
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  
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  
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甚底事聖賢教人也不曾殺定教人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是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是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有甚事來便做工夫

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寶在這裏便把分付與人去亦只是說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討不得也無奈何須是自着力着此精彩去做容易不得

譬如十里地頭自家行到五里見人說十里地頭事便把為是更不進去那人說固不我欺然自家不親到那里不見得真終是信不過

須是理會得七八分功夫了被人決一決便有益說十分話便領得若不曾做功夫雖說十分話亦了不得若道生做一世人不可凡庸流真當了得人道更有可望若

道不如且過了一生更不在說須思量到如何便超九而達聖今日為鄉人明日為聖賢如何會到此便一聳拔身著

如此方有長進若理會得好理會不得也好便悠上了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

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

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個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同篇錄

謂淳曰大學已是讀過書宜朝夕常常溫誦勿忘

講究義理不下得工夫也不得如舉業不下得工夫也不解精

老蘇年已壯方學文熟用力到所謂若人之言固當然者這

處便是悟做文章合當如此亦只是熟便如此恰如自家門

講究義理到熟處悟得為人父確然是止於慈為人子確然

是止於孝老蘇文豪傑只是熟子由取他便遠

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

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

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

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

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

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易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

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

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為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

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

問持敬致知互相發明否曰古人如此說必須是如此更問他

發明與不發明要如何古人言語寫在冊子上不解錯了只

如此做工夫便見得滋味不做持敬只說持敬作甚不做致

知只說致知作甚譬如他人做得飯熟盛在碗裏自是好喫

不解毒人是定自家但喫將去便知滋味何用問人不成自

家這一邊做得此小持敬工夫計會那一邊致知發明與未

發明那一邊做得此小致知工夫又來計會這一邊持敬發

明與未發明如此有甚了期季文問持敬致知莫是並行而

不相礙否曰也不須如此都要做將去

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闢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

一步便觸無處去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

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上見處前頭漸上開  
開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縫  
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  
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  
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淳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事  
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  
挨推閃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  
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上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為大難  
底不見其為難至曉確至勞苦處不見其為曉確勞苦橫逆  
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底不見其有粘滯  
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缸淨不至有甚慳吝而夫子  
與點之意顏子棄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庸為飛魚躍底意  
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潑潑底意覺見都在面前真箇是如此

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  
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前  
聖後哲都是一揆而其所以為此理之大處却只在人倫而  
身上工夫切要處却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  
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為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  
時放斷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恁地汎說也容易又之曰只  
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  
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  
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  
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  
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  
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  
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  
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

都是閑說不是真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  
 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李工夫一貫之  
 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  
 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與說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  
 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  
 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  
 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  
 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  
 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象程先生  
 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  
 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  
 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冷淡後來晉伯  
 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着實  
 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生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密  
 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  
 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太抵看道理  
 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處亦見得  
 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語言都來舉了其間自有輕重  
 不去照管說大底說得太大說小底又說得都無巴鼻如昨  
 日說破芥詩恐平日恁地枉用心處多淳曰昨聞先生教誨  
 其他似此樣處無所疑矣曰學問不比做文字不好便改了  
 此却是分別善惡邪正須要十分是當方與聖賢契合如破  
 芥詩恁地說也不錯只是不好說得一角不落正腔窠喲斜  
 了着恁地看道理淺了不濟事恰似撐缸放淺處不向深流  
 運動不得須是運動游泳於其中淳又曰聖人千言萬語都  
 是日用間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恁會處未  
 易以一言決曰不要說恁會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

是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說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後頭說大哉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孝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孝者固是要見樞會處而今只管說不樞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单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曦剛

晚再入卧内淳稟曰適間蒙先生痛切之誨退而思之大要下學而上達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只好但只理會下學又苟促了須事上理會過將來也

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单枯燥程先生口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下了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為孝工夫大槩在身則有心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

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胡叔器因問下李莫只是就切  
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  
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  
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  
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  
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  
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又  
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  
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全處  
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  
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  
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其在漳州有  
訟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  
更不可理會其但索四拜契比驗四至昭然及後前後所

斷情偽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其撮了案

其官人却去那穿款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議則

先生召諸友至卧內曰安卿更有甚說話淳曰兩日思量為學  
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  
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  
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  
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缺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  
開若只拘要那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故開底樣子如何曰  
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李文說廖  
倅惠書有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  
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  
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大重也不是恁地驚  
恐只是常上提撕認得這物事常上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  
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上恁地把捉去是地驚恐李問只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是地驚恐李問只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是地驚恐李問只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此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對日天下午上物上無非天行日如公夫子思說尊懼他即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對日天下午上物上無非天行日如公夫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為孝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學問底許多工夫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

末下義剛作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下義剛作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枉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昧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備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嘗見胡文定答曾吉甫書有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之論

後面一向稱贊都不與之分析此便是前輩不會為人處此  
 處正好捉定與他剖判始得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  
 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  
 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未單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  
 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  
 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  
 何樣做才好始得只儘爾說却道好及我開可感地得今且將平日看甚書中見  
 得古人做甚事那處是那處不是那處可疑那處不可疑自  
 見得又看是如何於平日做底事甚麼處是舉教段來便見  
 得所以為天理所以為人欲溥因舉向年居喪喪事重難自  
 始至終皆自擔當全無分文責備舍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  
 底溥曰到臨葬時同吾尊長皆以年月不利為說溥皆無所  
 計但隨事辦則一日為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丈

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  
 加委曲亦無妨溥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為酒食之會溥走避  
 之後來聞尊長鎮日相尋又令人呈恐如何曰不喫也好然  
 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交食之則食之不避  
 梁肉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  
 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曦剛

是夜再召溥與李丈入卧内曰公歸期不久更有何較量溥讀  
 與點說曰大槩都是亦有小小一兩處病又讀廖倅書所難  
 與點說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讀溥所回廖倅書先生曰天下  
 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今所說固是  
 如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會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  
 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  
 處溥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

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着。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底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箇物事，曾點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縛見得這箇物事。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漆雕開較詩，曾點較明矣，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檀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更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人有事。

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子晦疑得也是，只說不出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頓處放這邊也，恐擱破放那邊也，恐擱破這天理說得蕩樣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流，溯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着。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



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  
間自然撞着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  
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  
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  
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  
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段便就這  
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  
地平看過便看下面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這天命之謂  
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  
亦且平看過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  
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  
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初只是有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  
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

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  
處只管恁地做工夫去做得合殺便有采又曰聖人教人只  
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此子不會直說到上  
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做得許多仁自在其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又且  
游於藝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許多說話  
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何故不只有這一句  
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無邪看三百篇中那箇  
事不說出來又曰莊周列禦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  
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箇物事  
便放蕩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又曰二子以我為隱乎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向見衆人說得  
玄妙程先生說得絮黃作但後來子細看方見得衆人說都似  
禪子不似程先生說得穩議剛

問前夜承教

不可先討見天理松心更有少疑蓋一事各有

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確定不然則此心未稍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攤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夫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去議副

淳有問曰段子先生讀畢曰大緊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議副

頭一段尖底未梢便要到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做查滓不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曾點漆雕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他遠見這道理然就二人之中開却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有時是他做工夫但見得未定或是他天資高後被他瞥見得這箇物事亦不可知雖是恁地也須低着頭隨衆從博學審問謹思明辯篤行底做工夫觀貼起來方實証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平日用功極是子細每日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着一貫曾子問一篇都是問喪祭變禮微細處想經禮聖人平日已說底都一一理會了只是變禮未說也須逐一問過一貫之說夫子只是謾提醒他縱未便曉得且放緩亦未緊要待別日更一提之只是曾子當

下便曉得何曾只管與他說如論語中百句未有數句說此  
孟子自得之說亦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却是懸  
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  
一如不理會散錢只管要去討索來穿如此則中庸只消天  
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孝  
達德九經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却不能耐煩去理會了如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只將一箇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會中間  
許多節目今須是從頭平心讀那書許多訓詁名物度數一  
一去理會如禮儀須自一二三四數至於三百威儀須自一  
百二百三百數至於三千逐一理會過都恁地通透始得若  
是只恁懸處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爛翻地說去  
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有舍利只是不齊得事又曰一底  
與貫底都只是箇道理如將一貫已穿底錢與人及將一貫  
錢貫與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即教底不是錢義則

錢貫一齊穿了一條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功夫到理明而氣自強而膽自  
大矣

問事各有理而理各有至當十分處今看得七八分只做到七  
八分處上面欠了分數莫是窮來窮去做來做去久而且熟  
自能長進到十分否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從容  
再三誅一熟字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  
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  
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  
日陸子龍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頹淵曾點數件事重疊  
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  
說麤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思  
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

便

都刪了緊要便讀閑慢底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澆冰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功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龐底書如何地看得義剛同

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不要理會亦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

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鬧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幾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

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  
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  
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  
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便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  
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如辨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  
之明辯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  
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  
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九事雖未  
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  
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  
了便要丟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  
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

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曾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  
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  
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  
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  
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  
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万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  
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詩敬收拾身  
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  
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孝之大本中庸大孝已說盡了大孝  
首便說格物致知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  
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  
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義剛同

淳稟曰伏承教誨深覽竅大欠下孝工夫恐遐陬僻郡孤陋寡  
聞易致差迷無從就正望賜下孝說一段以為朝夕取準自而

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理會下李只是放闊去做局促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出四方游李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日日看如何又那朋友處相聚三兩日日看如何胡叔器曰游李四方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義剛錄云胡叔器曰恐又被不好底人壞了先生曰我須是先知得他是甚麼樣人及見後與他相見數日便見若是不合便去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屋裏孤陋寡聞議剛

先生謂淳曰安卿須是友天下之善上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須是開闊方始展拓若只如此恐也不解十分

先生餞酒席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文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竟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基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夕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携基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基已精其高着已盡識之矣但淺着未曾識教之

低

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

臨行拜別先生曰安卿今年已許人書會冬間更須出行一遭李文稟曰書解乞且放緩願早成禮書以幸萬世曰書解甚易只等蔡三哥來便了禮書大段未也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庾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是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你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那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此只是說要得道理在面前不致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於前存與則見其倚於衡皆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別有箇物事光燦在那裏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賀孫

賀孫問安卿近得書否曰緣王子合與他答問諱他寫將來以此漳州朋友都無問難來因說子合無長進在學中將實錄

課諸生全不識輕重先後許多學者近來覺得都不濟事賀  
孫云也是世衰道微人不能自立總做官便顛沛曰如做官  
科舉皆害事或曰若在此說得甚好做却如此曰只緣無人  
說得好說得好乃是知得到若知得到雖摩頂至足也只是  
變他不得因言器之昨寫來問幾條已答去今再說來亦未  
分曉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此並看公只是無私總無私這  
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總公仁  
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  
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  
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總除了  
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總克去已私做底便是  
賀孫云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  
要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  
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  
私欲

私欲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  
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  
已復禮為仁讀書最忌以己見去說但欲合己見不知非本  
來旨意須是且就他頭說說教分明有不通處却以己意較  
量

朱子十五

訓門人六

先生問柏羽如何用工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以下訓

學者博學審思謹思明辨等多有事在然初學且須先打疊去雜思慮作得基址方可下手如起屋須有基址許多梁柱方有賴處

觀書須寬心平易者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目公今如人入大屋方在一重門外裏面更有數重門未入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

公大抵容貌語言皆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琴絲見自琴而未定才急下手去擊愈亂了



雖

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須求得道理也沒頭

公看文字子細却是急性大性迫都亂了又是硬鑽鑿求道理

不能平心易氣看且用認得定用玩味寬看

問讀書莫有次序否余正叔云不可讀讀則蹉過了曰論語章

短者誠不可讀讀則易蹉過後章去若孟子詩書等非讀不

可蓋它首尾自相應全藉讀方見問作羽嘗覺因易蹉了專

看則又易於硬鑽之弊如何曰是不可鑽書不可進前一

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

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

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及

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大過然

耶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敦大焉真箇做工夫人

便自不說此話

嗔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

身一  
作日  
心

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

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可學

嗔卿問不知某之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已喫飯豈可問

他人飢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

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嗔卿

曰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

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

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

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曰加昏蔽豈不可惜道夫

嗔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矣

先生謂嗔卿看公所疑是看論語未子細這讀書是要得義理

通不是要做趕課程模樣若一項未通且就上思索教通透

方得初間疑處只管看來自會通解若便寫在策上心下便

蕭吳不知書  
言其巖挺之  
伏獵挺之曰  
省中豈容有  
伏獵侍師至  
乃出之

放却於心下無所得其若有未通解處自放心不得朝朝日  
日只覺有一事在這裏實錄

裴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說先生曰今之士大夫應舉干  
祿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如何曰粗可伏臘

曰更須自酌量道天

裴卿曰某欲謀於先生棄科舉望斷以一言曰此事在公自  
看如何須是度自家可以仰事俯育作文字比之他人有可  
得之理否亦須自思之如人飢飽寒暖須自知之他人如何  
說得道夫

裴卿云某正為心不定不事科舉曰放得下否曰欲放下曰才  
說欲字便不得須除去欲字若要理會道理忙又不得亦不  
得懶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  
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此道

志

理便足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為  
三自家意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  
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  
出一入若存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  
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  
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  
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  
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為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  
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  
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至于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  
節推去五峯曰為學在立志立志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  
陽相對志終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  
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它是堯舜我是眾人何以為堯舜  
為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

而作佛渠却辦作佛自家架辦作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方伯謨問使齊王用孟子還可以安天下否曰孟子分明往見齊王以道可行只是他計些小利害愛些小便宜一齊昏了自家只立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走退有舉中庸一段曰德性曰高明曰廣大皆是元來底問學中庸精微所以接續此也某問孔門弟子問仁問智皆從一事上做去曰只為他志已立故求所以趨向之路然孔門學者亦有志不立底如宰子冉求是也顏子固不待說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豈不是有志至如漆雕開曾點皆有志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狂士何足思蓋取其有志得聖人而師之皆足為君子以下訓可文子○璘錄聞同錄異見必以訓璘

先生問昨日與吾友說立志一段退後思得如何某曰因先生之言子細思之皆是實理如平日見害人之事不為見非義之財不取皆是自然如此曰既自然如此因何做堯舜不得某謂盡其心則知其性曰此不是答策題須是實見得徐行後長者謂之弟須見得如何弟是作得堯舜因語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所謂天理人欲也更將孟子答滕文公章文問孟子章熟讀總見得此甚省力

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為血氣使曰雖說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氣體之充但要義理為主耳

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作一頭詭怪之語果何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

問及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只就此充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總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

不蠟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既立得性了則每事點檢視事之容是者從之非者違之此下文甚長且於根本上用工夫既尚留此便宜審觀自見

再見請教因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若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濟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乃可至如言思慮多須是合思即思不合思者不必思則必不擾亂又問凡求之於心須是主一為或於事事求之曰凡事無非用心處只如於孝則求其如何是孝於弟則求其如何是弟大抵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聖人千言萬語不出此一轍須積習時久游泳浸積如飲醇酒其味愈長始見其真是負非若似而是而非

似有而實未嘗有終日恍惚然此最學者之大病又問讀書宜以何為法曰須少看凡讀書須子細研窮講究不可放過假如有五項議論開蒙時須逐一為別白求一定說若他日再看又須從頭檢閱而後知前日之讀書草畧甚矣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吾友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問可學稟性大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自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又當自

去

一日晚同王春先生魏才仲請見問吾友年幾何對云三十七

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

頃已立得一門庭某因說平日亦有志於學只是為貧奔走

雖勤讀書全無趨向曰讀書須窮研道理吾友曰看論孟否

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有利有

害若能因諸家之說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

益若只鶻突綽過如風過耳雖百看何補善看論孟者只一

部論孟自亦可何必精義因舉學而時習之問曰吾友何說

某依常解云云先生曰聖人下五箇字無一字虛學然後時

習之不學則何習之有所謂學者不必前言往行凡事上皆

是學如箇人好學其為人箇事好學其為事習之者習其所

學也習之而熟能無悅乎近日學者多習而不學某又問學

而不思則罔亦是此意曰且就本文理會牽傍會合最

學者之病又問有朋自遠方來何故樂對以得朋友而講習

故樂曰若是已得於己何更待朋友再三請益曰且自思之

語次因道某平日讀書不識途徑枉費心力適得先生開喻方

知趨向自此期早夜孜孜無負教誨曰吾友既如此說須與

人作樣子第一下工夫莫草畧研究一章義理已得方別看

一章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憤無去處一齊棄

了大凡看書緣則心緣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此義

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豪釐終以千里

方可

問昨日先生所問退而以滕文公數章熟讀只如昨日所說四

端此便是負心便是性善今只是於天理人欲上判了去得

人欲天理自明自家裏事豈有不向前先生曰然未要論

到人欲人欲亦難去只且自體認這箇理如何的見是性善

堯舜是為如何是仁如何是義若於此有見要已自己不

得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今學者求不見得舍不見失只是悠悠今日待明日明日又待後日語未畢伯謨至先生云適來所言子上却有許多說話德粹無說然皆是不勉力作工夫謝上蔡於明道前舉史書成文明道曰賢却會記得可謂玩物喪志上蔡發汗須是如此感動方可今只且於舊事如此過豈是感發須是不安方是所謂不能以一朝居問德粹數日作何工夫曰讀告子曰見得如何曰固是要見亦當於事上見之曰行事上固要見無事時亦合理會如看古人書或靜坐皆可以見又問其見得如何曰只是操捨二字分判曰操者固是亦須先見其本不然方操而則存時已捨而則亡矣又問前說有朋自遠方來看見如何曰前日說不是有朋自遠方來乃是善可以及人善可以及人則合彼已為一豈不樂先生曰此是可以及人為或已及人曰惟其可及及人所以能及人先生曰樂是可以及人而樂是已及人

捨

而樂曰已及人而樂先生曰然伊川說已盡後來諸公多變其說云朋友講習我若未有所得誰肯自遠方來要之此道天下公共既已得於己必須及於人不知而不愠非君子成德不能愠非怒之謂自君子以降人不知已亦不能無芥蒂於魯中

先生問近日所見如何其對間斷處頗知提撕曰更宜加意先生問近日如何曰頗覺心定如何心定曰每常遇無事却散漫遇有事則旋求此心今却稍勝前曰讀甚書曰讀告子昨讀至夜氣之說因覺病痛全在此心上曰亦未說至此須是見得有踊躍之意方可是日德粹又語小學先生曰德粹畢竟昏弱子上尚雜更宜加意

問人有剛果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頃如此別方可辨錄云問孫吉甫說剛善剛未見有失

剛地之暗翳之人為勝然只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  
是彼善於此而已畢竟未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善曰須於  
中求之問昨日承先生教誨矯激事歸而思之務為長厚固  
不可然程氏教人却云當學顏子之渾厚看近日之弊莫只  
是負偽不同曰然顏子却是渾厚今人却是聶夾大不同且  
如當官必審是非明去就今做事至於危處却避禍曰吾為  
渾厚可乎且如後漢諸賢與宦官為敵既為冀州刺史宦官  
親戚在部內為害安得不去之安得謂之矯激須是不做宦官  
故古人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居卑則不與權豪相抗亦  
無甚職事符拜功云如陳寔弔宦官之喪是大要渾厚曰然  
其問如范滂之後大甚曰只是行其職大抵義理所在當為  
則為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某又問李膺救後殺人莫不  
順天理曰然士不幸遇亂世不必仕如趙臺鄉乃於杜子賓  
夾壁中坐過數年又如蔡邕更無整身處  
問吾友昔從曾大卿將於其議論云何曰曾先生靜嘿少言有  
一二言不及其躬行者曰曾鄉齊家正身不欺暗室真難及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  
異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  
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  
無有不曉者况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飀了甜桃樹沁山摘  
醋梨也友仁

璘注鄂渚教官闕先生曰某嘗勸人不如做縣丞隨事猶可以  
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試方是

關熱訓下

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  
量若未做功夫只說得一箇為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  
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  
議論看來是沒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工夫底更沒下手商  
量處又不如彼胡亂做工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

論錯了亦是曾論考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  
錯底改起便有用

問為學大端曰且知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  
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  
念不忘功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常  
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  
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一章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  
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  
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  
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未復其初之志無必為  
聖賢之心只見因循養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為樣子說  
性善皆可以為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引成昭頌淵

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為未後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服眩之藥相似教  
他麻了一上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又舉顏了仰之孺高一  
段又說人之為學正如說恢復相似且如東南亦自有許多  
財賦許多兵甲儘自好了如何必要恢復只為祖宗元有之  
物須當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今人為學彼善於此隨分  
做箇好人亦自足矣何須必要做聖賢只為天之所以與我  
者不可不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所以須要講論學以聖  
賢為準故問學須要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方是學  
問可學錄云如尋常人說且作三五分人有甚不可須  
問早夜學學只為自家元有一箇性甚是善須是還其元物  
不礙元物一鐵橋攔此一不得乃聖然此是大端如此其間讀  
人相傳定一鐵橋攔此一不得乃聖然此是大端如此其間讀  
書考古驗今工夫皆不可廢因舉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章又  
云有一般人只說天之所以與我者都是光明純粹好物其  
後之所以不好者人偽有以害之吾之為學只是去其所以



害此者而已。害此者盡去，則工夫便了。故其弊至於廢學不讀書，臨事大綱雖好，而所見道理便有偏處。為學既知大端，是欲復天之所與，而必為聖賢，便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為五箇大搭相似。念念理會，便有工夫可做。所以大學在止於至善，只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從前朋友來此，其將謂不遠千里而來，須知箇趨向了，只是隨分為他說箇為學大槩去。看來都不得力。此其之罪。今日思之，學者須以立志為本。如昨日所說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此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

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為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其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又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要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發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為從前不省察了，此端才見，又被物欲汨

了所以乘彘不可廢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試思人以眇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以為聖  
賢以四端之微而充之可以保四海是如何而致若分明見  
此志自立工夫自住不得

昨日所說為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為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為  
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以為堯舜而不為其患安在  
固是孟子說性善徐行後長之類然今人四端非不時時發  
見非不能徐行何故不能為堯舜且子細看若見得此分明  
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因舉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  
為有焉能為止謂不弘不篤不當得一箇人數無能為輕重  
須常常自問云人之性善而已之性却不見其善人皆可以為  
堯舜而已之身即未見其所以為堯舜者何故常常自問知  
所愧耻則勇厲奮發而志立矣更將孟子告子篇反復讀之  
指不若人之類數段可以助人興發必為之志

可

問所觀書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  
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為之心為學方有端緒古  
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其以為告子篇諸  
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義以悅我心否果如  
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臨事見得此事合  
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癢了理義便無悅  
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  
慮欲為之事才見得合理義則自悅才見不合理義自有羞  
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

然

問璘昨日卧雲庵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  
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書有為宵有得息  
有養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忘兀兀而已  
先生曰橫渠云先生問德粹夜間在庵中作何工夫德粹云

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開春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亦好。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令此心不死，則日進有冬已絕，則來春無礙。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

進有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拚

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可學。

問德粹此心動時應物不動時如何。曰：只是散漫。曰：便是錯了。自家一箇心，却令成兩端，須是檢點他。可學。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

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為李於沈

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

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可學。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

勿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以下訓力。

講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則有甚了

期，須是逐件打結，久久通貫，力行退讀先生格物之說，見李

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力行連日荷教府判張文退，謂力行曰：士佺到此，餘五十日，備

見先生接待學者多矣，不過誘之掖之，未見如待吾友著氣

用力痛下鉗錘如此，以九分欲打煉成器，不得不知此意。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

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豪委曲，微細處難

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

自有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與是紛亂時，隱是

隱與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

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

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攪攪凡可以

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

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負箇是難把持不能得又又被物事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謂又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得覺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因問憂患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那將來有大禍福利害底事此不同又問忿慍好樂乃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元不動

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考究一箇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相連上去也明下訓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問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為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顧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二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着力做又如何得明知不善又去做看來只是知得不親切若負箇知得定不肯做正如說飲食過度傷生此固衆所共知然不是負知偶一日飲食過度為害則明日決不分外飲食此負知其傷遂不復再為也把捉之說固是自用着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卒急不易着力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

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今日看得一二  
 段來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雖是磨以歲月讀得多自然  
 有用處且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六經亦當讀史書又不可  
 不讀講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須大段着力窮究理會教  
 道理通徹不過三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  
 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初看時自是未相  
 諳較難理會須着些心力如法攷究若如此看得三五項了  
 自然便熟向後看時更不似初間難亦可類推也又如人要  
 知得輕重須用秤方得有拈弄得熟底只把在手上便知是  
 若干斤兩更不用秤此無他只是熟今日也拈弄明日也拈  
 弄久久自熟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精孟子  
 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貴乎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  
 義理相親苟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  
 後是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如說做事偶合于理則心

安或差時則餘固是可見得本然之理所以左時便覺不  
 安然又有做得不是處不知覺悟須是常惺惺省察不要放  
 過據某看學問之道只是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玄妙  
 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  
 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  
 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  
 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  
 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灑筆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  
 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  
 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  
 而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  
 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  
 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官為  
 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

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郟子蓋是我不知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做中庸大段周密不易他思量也是德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該得盡然第一句為主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如道中庸盡精微知新崇禮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紕不盡如何只理會一件或問知新之理曰新是故中之事故是舊時底溫起來以尊德性然後就裏面討得新意乃為道問學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為念慮擾攘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

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飲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訓勉

與立同問常若志氣怯弱恐懼大過心下常若有事必恍惚底意思不知此病痛是如何曰試思自家是有事是無事曰本無事自覺得如此曰若是無事便是無事又恐懼箇甚只是見理不徹後如此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然此亦是心病因舉遺書捉虎及滿室置尖物事又曰且如今人害淨潔病那裏有淨潔病只是疑病疑後便如此不知在君父之前還如此得否敬又因論氣質各有病痛不同曰纔明理後氣質自然變化病痛都自不見了以吓

先生誨與立等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

其  
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又曰  
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  
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  
得又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  
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  
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  
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  
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  
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  
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期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  
道理又曰讀書須是件件讀理會了一件方可換一件這一  
件理會得通徹是當了則終身更不用再理會後來只須把  
出來溫尋涵泳便了若不與逐件理會則雖讀到老依舊是  
生底又却如不曾讀一般濟甚苦如喫飯不成一日都要喫

則  
得盡須與分做三頓喫只恁地頓頓喫去知一生喫了多事  
飯讀書亦如此黻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也無許多事  
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得剛健便自然勝  
得許多物欲之私溫公謂人以為如制悍馬如轉戶樞何難之有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黻問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者自莫  
思便了又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  
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  
管他又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  
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由心  
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  
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  
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  
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才意誠此自然無此病  
拜先生訖坐定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掣起

得惺惺不要昏晦若昏晦則不故莫大焉才昏晦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箇是心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以下訓

又云看文字須以鄭文振為法理會得便說出待某看甚處未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渠今退去心中却無疑也

先生曰文振近來看得湏容易了南外曰不敢容易看但見先生集註字字着實故易得分明先生曰且觀祝文振從後段看起將諫諍補前而廖兄亦可從此

朋友多是方理會得文字好又歸去似指植言又云鄭文振能平心看文字看得平正周匝只無甚精神如立之則有說得到處如文振無甚卓然到處亦無甚不到處植

先生問倪已前做甚工夫曰只是理會舉業曰須有工夫曰只是看春秋又問更做甚工夫曰曾涉獵看先生語孟精義曰

粗

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穰夷復讎事專要說和我却不至如此穿鑿某那時亦自說春秋不可做而今穿鑿尤甚倪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將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曾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日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來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甚經訓倪曰力於此經游和之曾看甚文字故其以春秋要曰春秋難治故出此經義往復非諷諷之類而已如治春秋者往義中難治故出此經義往復非諷諷之類而已如治春秋不說往義中難治故出此經義往復非諷諷之類而已如治春秋識得輕重是所說者多更不復依傍春秋經意之類而自做一種以要人是教今不得便那一頭重那頭輕是也理會天爵然以要人爵而為狀切則已之脩者皆

問倪未識下手工夫曰舉業與這箇道理一似箇藏子做舉業



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邊極易孟子云古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扇子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俛求下手功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問敬如何持曰只是要莫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觀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虔朝廷只是嚴處闈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向見後 倪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頭授大學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功夫

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為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知之問不知敬如何持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令走失而是

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凡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為學諸公切宜勉此時緊切詳密以下

書云千萬更加勉力就日用實事上提撕勿令昏縱為佳至自謂從來於喜怒哀樂之發雖未敢自謂中節自覺亦無甚過差曰若不窮理則喜怒哀樂之發便有過差處也不覺所以貴於窮理

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勿廢惰久久當自覺有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己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閑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恠也二

書文集

揚子順揚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為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脩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脩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脩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排除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楊問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慮做那一事去雖知得了自是難止曰既知不是便當絕斷更何必問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道夫

植再舉曾子忠恕一貫及子貢問一知二章曰大槩也是如此更須依曾子逐事經歷做過方知其味先生繼問或人理會得所舉忠恕否陳因問集注中舉程子第一段先生曰明道說此一段甚好非程子不能道得到自忠恕一以貫之以後說忠恕至達道也住乃說一以貫之忠恕其曰此與遠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何也蓋此數句乃動以天爾如推己及物遠道不遠則動以人爾又問如此則有學者之忠恕曰聖

人不消言恕故集注中云借學者之事而言

植舉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紬繹說過曰大槩是如此而今只是

做仁工夫植因問顏子博愛約禮是循環工夫否曰不必說

循環如左脚行得一步子右脚方行得一步右脚既行得一

步左脚又行得一步此頭得力那頭又長那頭既得力此頭

又長所以欲罷而不能所謂欲罷不能者是他先見得透徹

所以復乎天理欲罷不能如顏子教他復天理他便不能自己

猶人欲便沒舉止了蓋惟是通透方無間斷不然安得不間斷

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曰思得為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

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教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

此心

先生教過為學不可窳淺因以摘字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

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着

先生語過以為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辨

謂林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引證見相將都理會不  
得理會剛而塞且理會這一箇剛字莫要理會沈潛剛克各  
自不同辯義訓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  
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渺渺

問存心多被物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  
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統識得不須操而  
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  
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  
閑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  
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定教也不思只是不可明

亂思繞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思慮且不要恁地  
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

正胡末訓

先

問程子教人每於已分上提撕然後有以見流行之妙正如此

生昨日答語中謂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  
目一段一般曰是如此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  
得看來不是妄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  
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衛只是熟後  
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  
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  
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  
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  
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  
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當苦

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伯量問商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之反見得  
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問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  
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著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  
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  
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  
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  
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早間人  
客來相見自家須著接它接它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  
人客來自家又用接他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  
著接他不成不接他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著在這裏人客  
去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心  
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  
事無事皆是如此

一句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  
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著應他有事無事  
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靜頑  
然不應便是心死矣

壽昌問為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  
禪這箇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  
青天水在瓶處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  
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

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  
撥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趣向猶以為此  
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  
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先生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明猶賢

於一等輩因問子遊廬山常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壽昌對以  
聞之今見有一子頤字龜父者在先生曰周宣幹有一言極  
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誨讀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即  
理論語仍聽講曉些義理午後即念此蘇文之類庶學子作時  
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木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後正色  
云只教讀詩書便好

先生問壽昌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  
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熟謾他

先生問壽昌子見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  
是會子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  
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為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  
三月裏鷓鴣啼處石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

三月裏鷓鴣啼處石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

先生奉天子命就國于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  
見某四拜先生受半答半跪進劄子略云竊觀聖賢之間惟  
兩答問最親切極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以使勇對冉有以足  
民對子華以小相對三子者夫子皆未之領許也獨曾點下  
一轉語異乎三子者之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  
也此是一問答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此是一問答是故善答莫如點善問者莫如賜長孺  
情不知道先生若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長孺未有以對也  
長孺狂妄將有請問於先生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  
乎先生推先聖之心慰學者之望不孤長孺所以委身受教  
之誠賜金聲玉振之音先生闕劄子笑曰恁地却不得子貢  
問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此只是

就于貢身上與他一箇恕字若其他學者要學聖人然有事  
件如何將一箇字包括得盡問曰先生云一箇字包不盡極  
是但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一箇切要可以用功夫處先  
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至敦厚以崇禮一章誦訖遂言  
曰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  
敦厚崇禮只從此下工夫理會曰何者是德性何者是問學  
曰不過是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都是德性至  
於問學却煞闊條項甚多事事物物皆是問學無窮無盡曰  
德性却如何尊問學却如何道曰將這德性做一件重事莫  
輕忽他只此是尊時先生手中持一扇因舉扇而言且如這  
一柄扇自家不會做去問人扇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如  
何做既聽得了須是去做這扇便得如此方是道問學若只  
問得去却憚不去做如此便不是道問學曰如先生之言  
道字莫只是訓行否先生頷之而曰自尊德性而下雖是五

句却是一句揔四句雖是十件却兩件統八件如何是一句  
揔四句曰尊德性道問學這一句為主都總得致廣大盡精  
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四句問如何是兩件  
統八件不知分別那箇四件屬尊德性那箇四件屬道問學  
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這四件屬尊德性溫故知  
新敦厚崇禮這四句屬道問學按章句尊德性所以存心致  
廣大極高明溫故知新敦厚崇禮所以致廣大盡精微  
此是致廣大如  
此是致廣大如  
此是致廣大如  
何盡精微曰自家須要做聖賢事業到聖賢地位這是致廣  
大然須是從洒掃應對進退問色色留意方得這是盡精微  
問如何極高明如何道中庸曰此身與天地並這是極高明  
若只說却不踏實地無漸進處亦只是胡說也須是自家周  
旋委曲於規矩準繩之中到俯仰無愧怍處始得這是道中  
庸問如何溫故如何知新曰譬如讀論語今日讀這一段所  
得是如此明日再讀這一段所得又如此兩日之間所讀同

而所得不同這便是溫故知新問如何敦厚如何崇禮曰若只是恁地敦厚却塊然無用也須是見之運量酌酢施為注措之間發揮出來始得長孺謝云教誨親切明白後學便可下工夫先生又諷誦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等數語而贊之曰這全在人且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次第大事只是一箇人做了然而下面又特地拈出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結這兩句最為要切須先了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後到得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去處這一箇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時方得所謂至德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謂至道便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切須著力理會按章句至德指其人至道指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切須著力理會于天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兩節此錄亦認長孺請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不知先生可以書為一說如何先生

笑曰其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來所說盡之矣若吾友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工儘有無限何消某寫出若於心未契縱使寫在紙上看來是甚麼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不自此探討力行曰且着力勉之勉之長孺起先生留飯置酒三行燕語久之飯罷辭去退而記之長孺

因言異端之學曰嘗見先生答死而不亡說其間數句大率禪學只是於自己精神魂魄上認取一箇有知覺之物把持玩弄至死不肯放捨可謂直截分曉曰何故只舉此數句其他平易處都不說只是務要痛快說話只此便是病處初在臨江見來劄固已疑其有此今見果然問平日自己不知病痛今日得家點破却望指教如何醫治曰大凡自家見得都是也且做一半是留取一半且做未是萬一果是終久不會變著萬一未是將久浹洽自然貫通不可才有所見便就上面

扭捏如孟子中養氣一段是學者先務問養氣一段不知要緊在甚曰從頭至尾都要緊因指靜香堂言今人說屋只說着棟梁要緊不成其他椽桶事事都不要訓以

問程子之言有傳遠之誤者顏先生一一與理會過曰今之所

言與程子異者亦多矣曰節目小者不必論且如今滕一說

程子謂此但是周公發於誠心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如聖人

自在天理上行豈有無此理而聖人乃為之者此等語恐誤

曰然則有此理乎曰詳考金縢首尾周公初不曾代武王死

曰以且代其之身却是如何曰武王有疾周公恐是三后在

天有所譴責故以身代行事而請命焉耳先生舉子仁若考

以下至魚鼈之降寶命曰此一段却如何解曰如古注之

說恐待周公大薄曰今却要如何說曰切詳周公之意蓋謂

盡其材藝於鬼神之事者已所能也已所能則已所當任其責非武王之責也受命帝庭而敷佑四方定爾子孫而使之

切一  
作竊

神明

祇畏是則武王之所能若今三后以鬼神之事責武王是墜

天之降寶命也曰只務說得響快前聖後賢都是恁地解說

將來如何一旦要改換他底此非學者之先務須於自家身

已上理會方是實學問格物之學湏是窮見實理今若於聖

人分上不能實見何以學聖人曰自己一箇身心元不理會

却只管去議論別人不是枉了工夫曰平日讀至此有疑顏

求正是正曰只緣自己處工夫少所以別人處議論多且理會

自家應事接物處與未應接時此心如何曰昨日先生與諸

人答問心說或謂存亡出入皆是聖人之妙或謂存底入底

亦不是先生之說云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也琮

謂通四句只是認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是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心則湛然常存不惟

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亦無用曰且道如何是人心

又如何是道心曰心一也方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



純然天理則謂之道心曰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蓋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則直是喪亂豈止危而已哉只飢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問惟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曰惟精惟一是一樣說話曰琮意工夫合多在精字上曰如何見得曰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曰如何得精曰須從克已中來若已私未克則被粗底夾和在何止二三日精字只是於縫脉上見得分明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力處曰是其效也或問今日挑講諸生所請何事曰萍鄉一士人問性無復其說雖未是其意却可進因言克已復禮令人全不曾子細理會琮問克已銘一篇如顏子分上恐不必如此曰何故曰顏子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安用張皇如此曰又此是議論別人又曰此已字未與物為對只已意發處便

自克了問是克家之克非克敵之克也曰林三山亦有此說夫凡孔門為仁言雖不同用工處都一般又問如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不知此言是築底處或尚有進步處曰如何曰事賢友仁方是利其器處曰亦是如此

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己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克已之說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為器重為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小大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之言可謂深中膏肓如負芒刺自惟病根生於思而不學於是不養之氣襲

而來之微於色發於聲而不自知也孟子曰持其志毋異其  
氣宗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  
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

文政三酉

